

带着尊严告别

——临终关怀在乡村

3月22日,四川什邡南泉镇卫生院,护工在安宁疗护病房照顾患者。

三轮车的穿行其间,小贩沿路支起摊子,带着四川口音的吆喝声在镇上此起彼伏。街旁放着一张麻将桌,人们在路边抽烟摸牌,若是生人走过,门前的土狗便会狂吠。

沿着水泥路,从四川什邡市区前往南泉镇,要穿过大片的油菜花田。路上的每一个窄小的岔路口,都是通往乡村的路。南泉镇卫生院,便坐落在这样的地方。

3月19日下午,殡仪馆的车又来了。黑车刚在街头冒出一个影子,路边的两个商贩便躲进了附近的店铺。直到鞭炮声响起,载着遗体的黑车走远,他们才走出来继续支摊。“有点晦气啊。”他们撇撇嘴。

2017年,南泉镇卫生院成为德阳市首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,正式挂牌成立临终关怀科,面向乡镇收治生命终结期在3至6个月内的临终病人。病房开辟在铁门坎分院,这里的6间安宁疗护病房能容纳12位病人。

自那时起,有93人接受了南泉镇卫生院的安宁疗护服务。3月19日这天,住在安宁疗护病房的第73位老人逝去。

国务院日前印发的《“十四五”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》明确提出,要积极开展安宁疗护服务,稳步扩大安宁疗护试点,推动安宁疗护机构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。

数据显示,截至2020年底,全国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院达510个,两证齐全(具备医疗卫生机构资质,并进行养老机构备案)的医养结合机构达到5857家,床位数已达158万张。

然而,在全国范围内,像南泉镇卫生院这类一级医院,开设安宁疗护科室的尝试尚属少数。要在人人都忌讳死亡的乡镇,让临终老人体面走完人生最后一程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想法

三月上旬的一天,住在安宁疗护病房的一位老人把呼吸机的管子往脖子上缠,然后用力拉扯。

他的儿子推门而入,解下那根管子,“你要自杀?”老人点点头。癌细胞几乎扩散到全身,疼是他唯一的体验。

癌症病人的痛,是杨尊强心里的一根刺。2012年,他父亲生了肿瘤,疼痛很快在身体蔓延。时间久了,父子间生出嫌隙,一个人责怪,我这么痛,你一个医院的院长都治不好我?一个人自责,原来医生也是无能为力的。

试一试

2017年,南泉镇卫生院成为德阳首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,正式挂牌成立临终关怀科。

杨尊强知道人们忌讳死亡,将科室的命名定为安宁疗护科。2018年谋划病房时,他担心村民难以接受住院,“一是老人不愿意住院,希望落叶归根,死也要死在家里。二是把老人送进医院,子女们会被认为是不孝。”

他相中一个小区,希望在此设置安宁疗护病房,“这里更像是家,总有人愿意来了吧。”

地址刚定下,消息就在小区里散播开,居民们不愿和“等

遗愿清单

3月19日下午四点多,一声大喊打破了宁静,“余老师!一床病危,紧急急救!”余光輝闻声而动,抓起手电筒和血压仪,直奔对面楼梯。他跪在病床上,大力按压老人的心脏部位,抬头瞥见了邻床的动静。侯大娘伸出手,紧紧攥着床边的栏杆,保持背对的姿势。

心电监护仪的线条在无声中走向持平,南泉镇卫生院的安宁疗护科室送走了第73位老人。

侯大娘坚持着背对的姿势,直到处理后事的人走来,开始为逝者更换寿衣,侯大娘才伸出另一只手,她先是拉扯着裤腿,一上一下地在腿上乱抓,然后撕扯身上的输液针头。

按惯例,一位老人濒死前,会提前为同病房的老人换房。可这次事发突然,“死亡”直接出现在侯大娘眼前。余光輝赶

一次外出交流时,杨尊强了解到,安宁疗护科室可以收治生命终结期在3至6个月内的临终病人,吗啡在这里不限量使用,一切只为减轻病人的痛苦,让他们更有尊严地接受死亡。可这样的科室多在大城市建立,费用高昂。

难道农村就没有癌症病人?杨尊强发现,看护问题是社会的痛点,“那些家庭没有专业的看护知识,往往一人生病,整个家被拖着走。”

南泉镇卫生院的医生余光輝亲历过这样的痛苦,他的叔叔因食道癌去世,先是吃什

死的人”住在一起。

安宁疗护科室最终开在了南泉镇卫生院,病房定在了铁门坎分院,这里的6间安宁疗护病房能容纳12位病人。

随之而来的,却是两个新护士的辞职信。杨尊强听说,她们不愿面对那些临终老人。

“说直白一点,为什么要收治一些要死的人?在家里等死不就行了吗。”杨尊强记得,当时什邡市乃至德阳市的医疗系统,也炸开了锅。绝大多数人不理解,为临终者专门建立科室,究竟有什么意义。

卫生院的医生也不理解。杨尊强发现,每次他们路过安

紧拉住那只茫然无措的手,轻轻拍着她的背,“没事的哈,不要担心。”

如何让人们从心理上接受自己终将逝去,是卫生院的医生们时常思考的事情。罗云川有一个紫色笔记本。本子上记载着老人们的遗愿清单,2021年6月至今,老人的遗愿已经在本子上记出了一厘米的厚度。

为老人整理遗愿清单,起源于一个遗憾。一次查房时,老人说,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小女儿,她在外地,刚离了婚,老人害怕自己死后,女儿的生活没个着落。余光輝提议,等他身体状态好一些,给他录些视频,按年份发给他的女儿,就好像他还陪着女儿。

老人连连点头,可是12天后,老人骤然离世。去世前,他还嘟囔着这件事。

医生们想,不肯面对死亡,

吐什么,整个人瘦成皮包骨,后来疼得不行,独女辞去工作,整夜照看。老人捂着胸口疼得直叫,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办好。买不到吗啡,吃不下东西,老人到末期又疼又饿,“说是活活折磨死的,也不为过。”

杨尊强也在调研中发现,一些独生子女家庭,到后来只能专职照看老人,生活和工作两难全。

2017年,当首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落到德阳,杨尊强很快提交了申请表。在德阳全市,他们是唯一一家提交申请的医疗单位。

安宁疗护病房,都会突然加快步伐,“仿佛连往里看一眼都不愿意。”

杨尊强只好自己领着人干。每天早晨八点半查房,翻动老人的身体检查褥疮,成了他的日常工作。他也开始留意团队建设,现任安宁疗护科主任罗云川就是那时加入了团队。这是一个娇小的姑娘,做事细致稳妥,总是笑嘻嘻地和老人说话,杨尊强觉得这是个好苗子,便邀请她加入。

慢慢地,一支包括医生、护士、社工、药师、营养师、心理咨询师等在内的团队建成。杨尊强想,“就继续试一试吧。”

大概是还有放不下的事情。如果能完成自己的心愿,也就不那么焦虑了吧。于是,遗愿清单的项目被提上了议程。

随意翻开本子,其中一页写着2022年1月1日的谈话内容。一位老人口述了三个心愿,第一个是希望孙儿来看望自己,第二个是想回家看看,第三个是想吃一个橘子。如今,三个心愿已经完成了两个。

老人完成心愿时,也是医护人员最开心的时刻。当天,给老人剥开一个橘子后,罗云川在心愿后写下,“嘻嘻,当天(完成)。”

前些天,有老人突然想去看看附近的油菜花,他们坐上轮椅,被黄丽和同事们推着出发,来到金黄色的田野。阳光普照,老人被花朵簇拥,黄丽想,“活好每个现在,就是对死亡的尊重吧。”

延伸至“千家万户”

3月21日,安宁疗护病房里,一个老人耷拉着脑袋,背靠床头。癌症侵袭了他的肺,如今已是晚期。一旁的洪艺晨红着双眼,在旁边陪着。老人是她的父亲,肺癌在去年春节后查出。

治不好了,是家里人的共识,洪艺晨带父亲回了家。父亲总在半夜疼得哀嚎怒骂,折腾得一家人无法入睡。洪艺晨跑到南泉镇卫生院,想买些止痛药,却得知了安宁疗护科室。

父亲拒绝入住房房,他说自己时日不多了,但求落叶归根,在家里逝去。3月21日,老人咳了血,洪艺晨带他来到铁门坎分院,他再次拒绝入住。

于是,洪艺晨便在白天陪他来医院输营养液,晚上回家。病床上,老人紧闭双眼,对所有的喧闹无动于衷。只有护士走进来,伸出手开始换吊瓶的时刻,老人会突然睁大双眼,目光炯炯地盯着吊瓶。

到了这一步,给自己注射止痛的吗啡仍是他的禁区。这在他看来,吗啡是濒死之人用的药,他不能听人提起,也不能看到药瓶上的字,一旦有人说要给他用吗啡,他就气得骂人,宁愿痛着,也不用这样的药。

在南泉镇,这样的病人不在少数。为了让他们也更好地度过人生的最后阶段,南泉镇卫生院将临终关怀与家庭医生制度相结合,下乡为临终老人提供安宁服务。

一般情况下,患者要入住安宁疗护病房要满足两项条件:被医生诊断为生命终结期在3至6个月内的临终病人;本人及家人认同安宁疗护的理念,愿意配合护理方案。

但在乡下,有的人没钱,拿不到三级医院的诊断证明。为此,在德阳市卫健委的支持下,南泉镇卫生院加了一个入住条件:确实病人有需要,可以由卫生院提出会诊要求,由安宁疗护专家团队出具准入意见。杨尊强希望,这种舒缓疼痛的治疗,能沿着乡村大道,走进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。

人终究是会面对死亡的。提起这个话题,杨尊强又想到了自己的父亲,他希望,那些走到生命末期的人,不要那么疼,“至少不要像我父亲那样。”

(洪艺晨为化名)

据《新京报》